

海瑞集

上冊

海瑞集

下冊

中華書局

海 瑞 集

(全二册)

陳義鍾編校

\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17號

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\*

850×1168 毫米·1/32·22印張·2插頁·469,000字

1962年12月第1版

1962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,001—4,800 定價：(9)3.00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·286 G2.7.京型



陸子星晉後序

東望上河津南里志小游子佳竹後

形悟為王涯執事出步句之到文附

法與中庭南山深年分西澤子春

感物上卷言古情自起為踐日以冠

任心以適五調歡也至吾里懶得

懷方鳥不西林情也為春心靜

宜文相見鳴元好音於故友歸焉

李忠鼎中序

陸六行

為何邊點亮信口無隨風知向

三陸之文心不飛二信地難題

本瑞麟又文格仁中異駕蒼此

為勝之任俊獨至身高九神性之

極天化何范為飛占與耀古亦

道宜為鴻鶴境徑接佳屋中

也

陸養行

山福名黃江三樹如碧一河

自云云子投鳥鳴一古亦歸

他掩色餅乳波大如作品竟七言

我為十文終與君小行夕

白下即事

建康得勝王居在殿不

射為山岳國佛樓塔

魚宮宮母廟帆檣布

白春雲低如門幸古

站橋福德各將軍平石

清泥江上角木是去

為飲色子里魚為海

古鐘毛數事呈上

中裝年兄先生大家出

在魚造

尊正

小弟海瑞頓首書

海瑞墨跡

〔右〕詩三首手稿

〔上〕手書《白下即事》詩稿

〔後〕手書《方孝孺臨麻姑仙壇記》跋

漢忠貞像



海瑞像  
(據吳郡名賢圖傳贊)

海瑞



海瑞的名片與圖章

## 論海瑞（代序）

吳晗

看過三女搶板（或生死牌）的人，大概都記得那個挺身出來反對豪強，救了兩家人性命的巡撫海瑞。這是民間流傳關於海瑞的許多故事中的一個。海瑞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？

海瑞（公元一五一四—一五八七，明武宗正德九年——神宗萬曆十五年）是我國十六世紀有名的好官、清官，是深深得到廣大人民愛戴的言行一致的政治家。他爲了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統治，減輕農民和市民的負擔，向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、大地主鬥爭了一生。

### 明朝人論海瑞

爲了解海瑞，讓我們先看看當時的人們是怎樣評論他的。

總的評論是當時的人民說他好，當時的大地主說他不好。

但是，有點奇怪，反對海瑞的人中間，有不少人也還是不稱贊海瑞是好官，是清官；他是爲民的，想做好事的，而且，也做了好事。

就明朝人的記載來看海瑞，梁雲龍所作海瑞行狀，除了敘述他的清廉，爲百姓辦好事的政績以外，並說：



嗚呼！公之出、處、生、死，其關於國家氣運，吾不敢知。

其學士大夫之愛、憎、疑、信，吾亦不敢知。

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，顯而莅官立朝，質諸其所著嚴師教戒，一一契券，無毫髮假，孔子所謂強哉矯，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！古今一真男子也。

論者概以性甘淡薄，有采薇之風；天挺忠貞，有扣馬之節，謂道似伯夷，信矣。然其視斯民由己飢寒，恥其君不為堯舜，言動必則古昔，稱先王，莅官必守祖宗成憲，挫折不磨，鼎鑊不避，即伊尹奚讓？望之如泰山壁立，就之如春風太和，接談無疾言，無遽色，臨難無鬱氣，無忿容，箠楚子弟、撻臧獲，亦不見其厲色嚴聲，即柳下惠奚加？

特其質多由於天植，學未進於時中，臨事不無或過，而隘與不恭，蓋亦有焉。

全面地評價海瑞，指出海瑞是這樣一個人，言行一致，他的日常生活和政治作為，和所著嚴師教戒文章對證，一一符合，沒有絲毫的假。是「強哉矯」，是大丈夫，是古往今來一個真男子。

他生活淡薄，性格忠貞，看到百姓的飢寒認為是自己的過失，以他的皇帝不像堯舜那樣為恥辱。一言一動都要說古代如何，先王如何。作官辦事則堅守祖宗朝的成法。不怕挫折，不怕犧牲。又嚴峻，又溫和，談話的時候，說得不太快，也不擺出一副難看面孔，遭遇危難也不表現那樣忿慨抑鬱。連打小孩、打奴婢，也看不到他的厲色嚴聲。

像伯夷，像伊尹，像柳下惠。

他的本性是天賦的，但是修養還沒有到家，未得中庸之道。作事有時過了一些，窄了一些，以至有些不恭，這些毛病都是有的。

因為海瑞是被攻擊漫罵，死在任上的，所以梁雲龍很含蓄地說，這個人和時代的關係，他的出處、生、死，和國家的關係如何，我不敢知道。學士大夫（封建統治階級）對他的愛、憎、疑、信，對他的評價到底怎樣，我也不敢知道。

梁雲龍是海瑞的同鄉，海瑞侄女的女婿，和海瑞關係很深，作行狀時他在湖廣巡撫任上，最了解海瑞。對海瑞的評價大體上應該是可信的。

此外，王弘誨的海忠介公傳對海瑞也是大贊特贊的，但在末後又說上一句：「乃海公之砥節礪行，而縉紳（官僚地主階級）又多遺議，何也？」這樣的好官、清官，為什麼官僚地主階級又多說他不好呢？是什麼道理呢？

王弘誨也是海瑞的同鄉，瓊州定安人。海瑞在因批評皇帝而坐牢以前，王弘誨正在北京，作翰林院庶吉士，海瑞去看他，託其料理後事，關係也很深。

這兩個人是海瑞的親戚、同鄉，也許會有人說他們有偏見。再看何喬遠所作海瑞傳，和李贄的海忠介公傳，何喬遠和李贄都是福建晉江人，他們的評價和梁雲龍、王弘誨是一致的。清修明史，對海瑞一般很稱贊（王鴻緒明史稿和明史一樣），末後論斷，也說他：「意主於利民，而行事不能無偏云。」用意是為人民謀福利，但是有些偏差。汪有典的史外歌頌他的政績以後，又說他：嘗時

以爲朝廷上的人懦弱無爲，都像婦人女子，把人罵苦了。有人恨極了，罵他大奸極詐，欺世盜名，誣聖自賢，損君辱國。他還是不理會。

人民是愛戴海瑞的，他做了半年多應天巡撫（應天府今南京）。巡撫是皇帝派遣到地方，治理一個政區的行政長官，巡撫有彈劾地方官吏之權，有指揮駐軍之權，權力很大。），罷職的時候，老百姓沿街哭着送別，有些人家還畫了他的像供在中堂裏。死在南京右都御史（中央監察機關的長官）任上的時候，百姓非常哀痛，市面停止了營業，送喪穿戴着白色衣冠的行列，夾着江岸悼祭哀哭的，百里不絕。

他晚年到南京作官，被御史（監察官）房寰彈劾，也就是汪有典所引的十六字罪狀，引起了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的公憤，提出抗議，向皇帝寫信申救。吏部辦事進士顧允成、彭遵古、諸壽賢這三個人代表這一批人說：

南直隸提學御史房寰本論右都御史海瑞，大奸極詐，欺世盜名，誣聖自賢，損君辱國。……朝野聞之，無不切齒抱憤。……不意人間有不識廉恥二字如寰者。

臣等自十餘歲時即聞海瑞之名，以爲當朝偉人，萬代瞻仰，真有望之如在天上，人不能及者。

瑞數歷廩仕，食辛茹苦，垂白之年，終不使廩有餘粟，囊有贏金……

瑞巡撫南畿時，所至如烈火秋霜，搏擊豪強，則權勢斂迹，禁絕侵漁，則民困立蘇，興水利，議條鞭，

一切善政，至今黃童白叟，皆雅道之。近日起自海濱，無不曰海都堂又起，轉相告語，喜見眉睫。……

近在留都，禁絕饋送，裁革奢侈，躬先節儉，以示百僚，振風肅紀，遠近望之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。即使寡才，而其英風勁氣，振江南靡靡之士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，其功安可誣也。

說他們在十幾歲時就知道海瑞是當代偉人，萬代瞻仰的人物。海瑞作了多年大官，可是生活樸素，頭髮白了，沒剩什麼糧食，也沒剩什麼錢。作巡撫作爲像烈火，像秋霜，打擊豪強，有權勢的人安分了，禁絕貪污，老百姓可以喘一口氣了。興修水利，貫徹一條鞭新法，這些好事，到現在地方上的老老小小都還想念他。聽說海都堂又來了，人們互相告訴，非常喜歡。在南京，他禁止送禮，裁革奢侈，帶頭節儉，做出榜樣，整頓紀綱，遠近的人看着，有虎豹在山之勢，英風勁氣，像一股清冷的水，把江南庸庸碌碌的士風都改變了。這樣的功績，誰能抹殺？

房寰的攻擊海瑞，把朝野的人都氣壞了。想不到人世間有不識廉恥像房寰這樣的人！

據後來另一營救海瑞的徐常吉的揭發，彈劾海瑞的房寰是什麼樣人呢？官是提學御史（管教育的監察官），人呢？是個大貪污犯。海瑞看到南京官員作風拖拉，偷懶，很不像話，下決心整頓，依明太祖的規矩，把一個犯規的御史打了一頓。御史們怕極了，想法子要趕走這個厲害上司。房寰借出外考試學生的機會，讓兒子和親家大收賄賂，送錢多的就錄取，名聲極壞。怕海瑞彈劾，先下手爲強，就帶頭反對海瑞，造謠造得簡直不像話。

鄉官（退休居鄉的官僚）是反對海瑞的，因爲鄉官恨他爲百姓撐腰，強迫鄉官把侵佔的田地退還百姓。

大地主是反對海瑞的，因為海瑞一輩子貫徹一條鞭法，依新法，徭役的編派，人丁居四分之一，田糧居四分之三，農民人口多，大地主田地多，這樣就減輕了貧農和中農的負擔，大地主佔地多，按地完糧，負擔自然相應加重了，這怎麼能不恨？海瑞一輩子主張清丈，重新丈量田地，把大地主少報的隱瞞的田地都清查出來了，要按地納稅，這怎麼能不恨？

現任官員也不滿意海瑞，因為賦役銀兩實行官收官解以後，省去一道中間剝削，百姓雖然得些便益，衙門裏却少了一筆收入了，連北京的戶部（管稅收、財政的部）也很不高興。海瑞堅持「此事於各衙門人誠不利，於百姓則為甚利」。至於禁止貪污，送禮，直接損害了現任官員們的利益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

從嘉靖（世宗）後期經隆慶（穆宗）到萬曆前期，從海瑞作官之時起，一直到死，這三十多年間，朝廷的首相是嚴嵩、徐階、李春芳、高拱、張居正等人，除了嚴嵩是個大奸臣，李春芳庸庸碌碌以外，其他三個都是有名的宰相，尤以張居正為最。

嚴嵩不必說了，這個人是不會喜歡海瑞的，其他三個名相為什麼也反對這個好官清官呢？

徐階是嚴嵩的政敵，是他指使一批中級官員把嚴家父子參倒的，是他取嚴嵩地位而代之的。因為搞垮嚴嵩，很得人心。嘉靖帝死後，他又代草遺詔（遺囑），革去嘉靖帝在位時一些敵政，名譽很好。但是，這人正是海瑞所反對的鄉愿，凡事調停，自居中間，逃避鬥爭，不肯批評人，遇風轉舵，作事圓滑，總留有後路，不肯負責任做好事，也怕壞事沾了邊，好比中藥裏的甘草，什麼病都

可加上一味，治不好，也壞不了。正因為這樣，才能保住祿位，嚴嵩擠他不掉。也正因為這樣，官員們學了樣，成爲風氣。海瑞痛恨這種作風，曾經多次提出批評意見。

當海瑞因爲批評嘉靖帝坐牢的時候，嘉靖帝很生氣，遲疑了好久，和徐階商量，徐階說了些好話，算是保全了海瑞的生命。嘉靖帝死後，海瑞立刻被釋放，仍舊作戶部主事，不久調兵部，又改任尙寶司丞（管皇帝符璽的官），大理寺丞（管審判的官），升南京右通政（管接受文件的官），外任爲應天巡撫。

徐階草遺詔改革敝政，是件好事，但是沒有和同官高拱商量，高拱很有意見。又有人彈劾高拱，高拱以爲是徐階指使的，便兩下裏結了仇。公元一五六七年有個御史彈劾徐階的弟弟和兒子都是大惡霸，有憑有據，海瑞沒有搞清楚，以爲是高拱指使，故意陷害徐階，便和其他朝臣一樣，給皇帝寫信大罵高拱，要求把他罷斥。不久，高拱就免職了。以後又回來作首相，對海瑞當然痛恨。

徐階年紀太老，又得罪了當權的太監，一五六八年七月告老還鄉。上一年冬天海瑞到南京，一五六九年六月任應天巡撫。經過近兩年的調查研究，他明白自己偏聽偏信，徐階被彈劾的罪狀是確實的。徐家有田四十萬畝，是江南第一大地主，徐階的弟弟和兒子都是人民所痛恨的大惡霸，大部分田地都是侵佔老百姓的。他一上任就接到無數告徐家的狀子，便立刻下令退出。徐階也知道海瑞不好惹，勉強退出一部分，海瑞不滿意，親自寫信給徐階，一定要退出大半，才能結案。

徐階雖然很看重海瑞，但是強迫退田，刺痛了心，恨極了。家人作惡，都有罪證，案是翻不了

的。千方百計，都想不出辦法，又忍不了這口氣。最後有人出主意，定下釜底抽薪之計，派人到北京，走新的當權太監的門路，又重賄給事中（管彈劾的官）嘉興人戴鳳翔，買他出頭彈劾海瑞。戴鳳翔家也是地主，親戚朋友中一些人正在怕海瑞強迫退田。這一來，內外夾攻，戴鳳翔彈劾海瑞支持老百姓，凌虐縉紳，形容老百姓像虎像狼，鄉官像魚像肉，被吃得很慘，「魚肉縉紳」的罪狀，加上有內線作主，硬把海瑞趕出了巡撫衙門。

也正是海瑞任應天巡撫這一年，高拱在年底被召還入內閣（拜相），第二年升次相，一五七一年五月首相李春芳退休，高拱任首相。

一五七二年六月，高拱罷相，張居正任首相。

在徐階和高拱的政治鬥爭中，海瑞對這兩個人的看法是不正確的，對徐階只看到他好的一面，對高拱呢，恰好相反，沒有看到他好的一面。許多年後，海瑞自編文集，在罵高拱的信後附記：「一時誤聽人言，二公心事均未的確。」改變了對兩人的看法，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。

一五七二年張居正作了首相，一直到一五八二年病死為止。

張居正是一五六七年二月入閣的。一五六九年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時，他在內閣中是第三名，對海瑞的行政措施不很贊成。雖然張居正正在貫徹一條鞭法這一方面和海瑞一致，但是，用行政命令強迫鄉官退田，却不能同意。寫信給海瑞說：吳中不講三尺法已經很久了，你一下子要矯以繩墨，當然他們受不了，謠言沸騰，聽的人都弄糊塗了。底下說他不能幫什麼忙，很慚愧。意思是嫌海瑞

太性急，太過火了。一五七七年張居正父親死了，按封建社會禮法，是必須辭官回家守孝的，他不肯放棄權位，叫人說通皇帝，照舊在朝辦事，叫做「奪情」。這一來激怒了那些保衛封建禮法的正人君子們，認為是不孝，紛紛抗議。海瑞名氣大，又敢說敢爲，雖然遠在廣東瓊州，蘇州一帶的文人們却假造了海瑞反對張居正的彈劾信，到處流傳。到後來雖然查清楚和海瑞無關，張居正却也恨極了海瑞。有人建議重用海瑞，他都反對。

儘管如此，高拱對海瑞的評論說：海瑞做的事，說是都好，不對。說是都不好呢，也不對。對他那些過激的不近人情的地方，不加調停（糾正）是不好的。但是，要把他那些改革積敝，爲民作主的地方都改掉了，則尤其不可。張居正也說：「海剛峰（剛峰是海瑞的字）在吳，做的事情雖然有些過當，而其心則出於爲民。」

地主階級反對海瑞是當然的，例如何良俊，是華亭（松江）的大地主，父親是糧長，徐階的同鄉。本人是貢生，是個鄉官。他家大概也吃過海瑞的苦頭，對海瑞是有意見的，說海瑞性既偏執，又不能和人商量（不和大地主商量），喜自用。而且改革太快，所以失敗。不說他做的事情好不好，只罵他搞快了。又說海瑞有些風顛，寡深識，缺少士大夫風度。說海瑞只養得些刁詐之人（貧農、中農），至於數百爲羣，闖門要索，要索不遂，肆行劫奪。若善良百姓（富農、地主），使之詐人，尙然不肯，況肯乘風生事乎！此風一起，士夫之家，不肯買田，不肯放債，善良之民，坐而待斃，則是愛之實陷之死也。怎能說是善政呢？幸虧海公轉任了，此風稍息，但是人心動搖，到今天還沒



有安定下來。罵他搞糟了。

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序文寫於一五六九年，正是海瑞任應天巡撫這一年。他寫的這幾條批評，按語氣應在一五七〇年和一五七一年，書大概是這年以後刻的。他儘管站在大地主立場，罵了海瑞，但畢竟不能不說幾句公道話：「海剛峰不怕死，不要錢，不吐剛茹柔，真是錚錚一漢子！」又說：「前年海剛峰來巡撫，遂一力開吳淞江。隆慶四年、五年（公元一五七〇、一五七一）皆有大水，不至病農，即開吳淞江之力也。非海公肯擔當，安能了此一大事哉！」松江一帶鄉官兼營工商業，海瑞要加以限制，何良俊認為「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謂不衆矣，民安得不貧哉！海剛峰欲爲之制數度量，亦未必可盡非」。

海瑞也還有幾個支持他的朋友，一個是一五六五年入閣的李春芳，第二年升次相，一五六八年任首相。海瑞疏浚吳淞江和救災等工作都曾得到李春芳的支持。另一個是朱衡，從任福建提學副使時，就很器重海瑞，後來作吏部侍郎（管銓敍官吏的副部長），推荐海瑞作興國知縣，戶部雲南司主事；到作了工部尙書（管建築工程的部長），還支持海瑞大搞水利。一個是陸光祖，海瑞從興國知縣內調，就是他當吏部文選司郎中（吏部的司長）時的事。

在海瑞閒居家鄉的時候，有些支持他的人，紛紛建議起用。這些人雖然不一定是他的朋友，但在事業上可以這樣說，是同情和崇敬海瑞的。

海瑞是同官僚地主作鬥爭的。既然如此，爲什麼官僚地主中又有人稱贊他呢？這一方面是由於